

水銀燈下 陳德森 - 光影人生(下)

卓 卓慧敏

陳 陳德森

卓：這一集好多謝導演繼續接受我訪問，原來導演也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，也未必可以完全控制到自己的情緒，也曾經試過情緒失控，不如你分享一下吧。

陳：可能很多人知道，我由九九年開始拍十月圍城，好多人都知道我要拍這部戲，大家都認為成功率不大，因為當時大陸市場未開，我們最主要靠日、台市場。當時最厲害的一部戲，能有五千萬至七千萬已經算是票房很好。那我當時一拍就七千萬一部戲，大家都覺得投資回報很微，所以沒有人願意合資。因為找不到人願意合資，所以已經背負著很大的壓力。如何可以回報得到呢？如果不是認識到一位朋友，一位很年輕的銀行家，這部戲也開不成。他很信任我，他說一定行的，就算不行也不會輸了面子。大家都會覺得這是一套很認真很好的製作，他想賭這一場，和我合作。因為當時我也等待有人合資，他出三千四百萬，也要再找人出三千四百萬，合共六千八百萬，但沒有人願意合資，覺得我拍得太貴，一直開始蘊釀著那些壓力，背負著這樣龐大的製作。一群人，當時經濟也不是很好。零三年是一個暗湧來的，以香港經濟危機來說，九七年突然的爆發，零三是漸進式的爆發。在這種已經不好的情況下，還有機會拍這種大型的電影，想盡量做好。這已經漸漸鋪下了一個潛在的壓力，但這是不自覺的。去到零四年開鏡前的一個月，突然之間有消息，就是我這個投資的朋友，因為太相信人，被人騙了很多錢，也騙了他代銀行投資的錢，他解決不了，箇中原因我不是很清楚，因為有很多猜測。他自己就用自殺的方式解決了問題，一個月後我要開鏡了，我的工作人員都在廣洲，我要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問題。因為你想去搭建一個佈景需要付錢，當時的資金全部都停止了，又沒有錢帶上去，我的工作人員也不能回來。因為要解決當地員工的酬勞，場地酬勞的問題，已經很急了，突然間又接到律師信，說我們在使用的錢是屬於銀行的，不是屬於那個朋友本人的錢，但其實這是我朋友本人的錢，真的是有理說不清，又接到了律師信。因為我每年的冬天，大概十二月的時候，我會送我媽媽去澳洲旅行。無論我自己或者家人去旅行，我都會讓助手買保險的，就是那一年真的是神使鬼差。我媽媽去澳洲沒有買保險，旅遊保險，意外保險也沒有買。我家姐的兩個女兒，將我朋友自殺的報紙頭版港聞版，用四頁的 A4 紙整整齊齊拼好，因為不能一個傳真完成，就用電腦掃描了，不再傳真，傳送給我澳洲家姐的女兒，再拼湊出那份報紙給我媽媽看。他們這些小朋友很單純。我瞞著我的媽媽，叫她「先別回來，沒有機位」，「你幫我買一張普通機票怎會沒有。」因為她也是很聰明的，她知道我有些問題才不讓她回來，到底是什麼事呢？一看到那份報紙就開始擔

心了。原來她出發之前已經有少少輕微中風，我僱用來服侍媽媽的傭人不敢和我說，已經有少少流口水，嘴巴也有少許扭曲，沒有人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責怪我自己，因為當時我什麼都推到自己身上。她就突然洗澡期間在浴室跌倒了，當時她在澳洲，就中風了，昏迷了。我就趕過去，差不多全家人都崩潰了。基本上日日都在深切治療部，如果你要寫生離死別的故事，你在深切治療部兩個星期，你會全部都看到，你對活在當下的這件事會很明白。明明今天這家人坐在這裡有說有笑，在等待探病的房間裡。明天這家人就在哭了，那家人在有說有笑。第二天就不在了，因為他的太太已經過身了。生離死別，就像一個火車站似的，有人來有人走，有人來有人走。

卓：當時你要承受住事業上挫折，官司，還有媽媽的病，你要飛去探望她，又有國內一班員工在等你工作。

陳：這還未算，跟著我和兩位家姐協議。其實有三位家姐，其中一位在澳洲很偏遠的地方，開了一家餐館，沒有辦法趕過來，她趕來要三個小時車程，在墨爾本。我就叫我兩位家姐輪流照顧我的媽媽，因為當時要醫生照顧需要八千，不用醫生就五千。抱歉，應該是要醫生就五千，不用醫生就三千。每日都需要付這些錢，因為是旅客，還要做一個二十多萬的手術。當時已經這邊的錢不能動，又沒收入，又不知道怎麼辦，又要解決國內員工的問題，然後又要這麼大的手術費。已經漸漸連動不動手術也需要研究，因為已經七十多歲了，也有危險，有危險，也接近花費了七十多萬，整件事，又不知道她幾時醒過來，希望開了刀她便會甦醒，就和我家姐說好了，我建議兩個隔人輪流照顧。因為她們兩個都崩潰了，一個坐在公園哭，一個坐在廁所哭。因為每天坐在這個地方，對著生離死別是很難受的，很害怕有一日輪到自己，但又不知道這件事幾時發生。那種徬徨無助，是很難向外人解釋的。

卓：但你在香港不能飛過去，留在香港也是很徬徨無助。

陳：我飛了過去探望，但我只能短暫地停留，我在二十三日內一定要回來。因為我可能要面對官司，終於我在二十一和我媽媽說，全家都支持不住了，你現在有兩個選擇。

卓：她昏迷了？

陳：她昏迷了我和她說。

卓：你在她耳邊說？

陳：我直接面對她，她躺在床，我和她說要麼妳醒過來，要麼妳就去，大家已經很疲勞了，你也辛苦，全身插了十幾支喉。她就在第二十二日晚醒了，但醒了是認不到人，呆呆滯滯的。但醒了，就可以正常地吃一些粥。我在想這可能是信仰的問題。

卓：但你第二日就要走了？

陳：對了，所以我和家姐說，你們輪流照顧吧，最起碼她醒了。那我就要回去面對官司問題，要解決我的員工問題。我回到去不夠幾天我家姐致電給我。她說幫不上忙了，我的小家姐，我那一剎那有衝動想說髒話。她說，因為媽媽這段時間驗身，她在上個星期都去了驗身，但今天報告出了，患上了淋巴和神經線的癌症，她也要開刀，將來會臉部動不了。她很愛美的，很愛美的她也很漂亮，臉部不能活動，對她來說是很要命的。要命也其次，半塊臉癱瘓了，是有近二十個百份比的機率。我看著天空說犯不著這樣吧。

卓：拍戲也未必有那麼齊全。

陳：即是三十集連續劇，我們說家毀人亡，連小狗也死了。還要再落井下石。我說來吧，都來吧。其實我當時已經壓力爆發了，因為很多事是我這生人沒面對過的，被人控告，我以前神偷諜影出了問題，拍攝期間出了意外。我也是和一些人上過庭，但仍然未試過被人控告動用他人資金，跟住我也未試過家人患上這些病。

卓：還要兩個。

陳：嗯，兩個。然後隔到不夠一個月，我自己還撞車了，把車頭都撞壞了。我自己沒什麼事，但被安全帶纏得很痛。那一剎那整個人就已經控制不到了。

卓：十月圍城出師不利，加上母親病情嚴重，家庭、事業雙重打擊之下，把陳德森推向人生的谷底。到底是甚麼力量把他從谷底拉回來，令他重新振作面對逆境？

卓：剛才說過了，導演曾經撞車。其實在撞車的那一段日子，我也想不到如何承受到一天吃八顆藥。那日子期間是不是一天吃八顆抗抑鬱藥呢？

陳：因為我後來發覺我不敢說那些藥到底有沒有效用，還是真的可以幫助治療。但事實上是令人沒有那麼多的憂慮，沒那麼焦慮，沒有那麼多的害怕，但問題就是令到你整個人混混噩噩，會令到你平和。算是沒有快樂也沒有不快樂，

那你就好平靜，於是每天都好平靜，你什麼都不會想做，你就好平靜，但公司還在運作，還有很多時情需要面對，面對到不能面對了，要回公司簽支票了。於是就回公司，我公司很近，就是對面，家在公司的對面，不用三分鐘就回到公司。但每天都不願意動，把窗簾都落下，把電話都關掉，就一個人在房間裡。終於覺得這樣不太妥當。那時就開始漸漸有宗教信仰了。當時就開始切入了這件事，那就去了一次加拿大，有一個朋友介紹聽了一個課程，叫作「心與靈」「Heart and Soul」。那一剎那間就頓悟了，算是頓悟了。開始知道這樣不對的，其實宗教是一個信仰，是一個精神力量，是一個太陽。但始終都會有月亮出現，你白天看到路，感受到溫暖；晚上也始終會冷，風涼水冷。始終照不到前路，那前路怎樣走呢？你便要繼續自己走了，自己要明白這個道理。這個課程我經常與人分享，但那課程也頗長的，有機會再和你說吧。席間有很多大醫師，大國手，大律師，法官很多人，我想這些人都有些經歷，都有一些解決不了的事情。或許有一些是沒有的，但他們都坐在那裡，大家當時都有一些觸動。

卓：不知道你能否說一下那宗教是屬於佛教，基督教，或者是其他天主教？

陳：我本身以為是佛教，因為由達賴喇嘛主講，但原來不是，五大社會領袖人物在這裡，有基督教大主教，非洲來的，很出名的基督教大主教。有一位靈修無神論的，來自加拿大，有一位來自波蘭的，應該是回教徒，回教的一位主教，然後還有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一位女士。他們的智慧很高，和反應都非常快，才提出了幾個問題。他們已經答我們人世間上的困擾，面對的苦難。最後他們都告訴你，這些和神和運氣都沒有關係，就算發生了。你們怎樣去面對，你面對其實你可以解決到的。這世界上沒有事情是解決不了的，只要你願意面對。這次回來之後就開始醒過來了，在加拿大的那一刻，加上那裡在四五月，空氣很好，感覺也很好。回來就開始找醫生，找法官，找律師朋友就幫我，去處理事情，去處理我的問題。原來真的可以解決，原來我那些官非，原來我沒有胡亂動用那些錢，是不會與我有什麼關係。只要全部有單有據，不是胡亂動用那些資金。我媽媽的病，到了這個年紀也要面對，那回來有什麼醫生。有什麼方法，如何將媽媽由澳洲送回來，全部都解決到。

卓：當時整個人都放鬆了吧。

陳：的確放鬆了。那一剎那我反而勸我家姐，叫她那時候的我本來也很亂。到後來勸回他們，當時就更加清楚親情的重要性，並不是要有事業。如果不是這樣，從前一張開眼那些人就是說電影，下午外出喝一杯咖啡也是說電影。

卓：也是想橋段想故事。

陳：晚上的 happy hour 也是說電影，吃晚飯喝紅酒都是說電影，好像生命除了電影之外，沒有其他東西。那就開始疑問，這是不是生命中追求的東西呢。

卓：那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反思也好，啟示也好，頓悟也好，導致你現在那麼多慈善事業呢？

陳：也不是很多，能力所及。

卓：較多吧，你以前不怎麼參與。

陳：那當時我媽媽回家之後，終於也過身了。在那個過程之中，我真的明白了什麼叫做子欲養而親不在。在我媽媽的親朋戚友面前，已經算是一個很孝順的人了。但我覺得不是錢，不是陪她吃飯，不是買東西給她，而是花時間去相處。因為你放太多時間在電影裡，十月圍城又是那麼大型的一部電影。由於一個星期見兩日，那時候我搬了出來住，我四十二歲之前都是「裙腳仔」，也是和媽媽一起住，四十二歲之後開始搬出來住。一個星期一兩次見她，到了星期日才見一次，有時候忙到十天才見一次。到那一剎那才發覺少了時間大家相處，其實沒什麼比親情更珍貴。

卓：嗯嗯。正如陳德森講人生就好像火車站，每個人來去匆匆，充滿無奈。但陳德森選擇了活在當下，令他對人生有另一種體驗。

卓：導演很多時候人經歷了一些事情，就會回到重投那些的服務。例如你曾經試過情緒問題，反而你不是做回這類型的工作。

陳：有的，其實不單止。大姐明做了一本書〈走出抑鬱的森林〉，我是其中一個被訪者，這本書出到第二冊了。這麼多年後，有沒有復發。如何能夠制止。我們出版了一本書，是銷量很好的。大姐明的那個是什麼機構，心晴行動慈善基金，我們一起製作，那本書我一會兒也可以給你看。然後我去過勵敬懲教署，我去和那些青輕人分享，然後一直分享。我就在那裡開了一個導演班，我找了一些導演去教他們拍戲。這是一個很好的經歷，我帶了四個導演，有金培達和另一個做音樂的兩個做剪接的，幫我們剪片和做音樂，教他們做音樂的。因此這件事是挺不錯的。後來我是想做一些孤兒為對象的服務，或者有問題，或者有病患小朋友有白血病癌症其他類似的。但我後來發覺，那些關於兒童的機構，他們並不缺錢，但他們欠缺節目，他們需要大量的節目。那我覺得做節目應該給演藝人協會吧，我們有做不少的，我覺得反而不應該在這方面著力。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這些活動，之前也是做一些散兵

游勇，然後每年幫一些佛教團體，自己當時信了佛教，宗教問題。後來我又發覺自己不是很用心，當我看一些佛經書籍，我由最初不是看得很深入。我覺得其實佛祖是教你做一個行善積德的人，其實先行到這一步。再去做修行，好像自己去不到修行的那一步，雖然自己與佛有緣，能認識到一些佛教高人，但如何走回頭做行善積德的人呢。那我就開始做了一個雜誌的訪問，一個宗教雜誌的訪問，那入面的第二期。因為我有訂，第二期我看到一個老人中心的義工，我覺得他很偉大，由修理電器開始行善。

卓：你可以把名字說出來，這也是一個慈善機構。

陳：他是一位榕光社的義工，一位老人家，我覺得他好好。我想約他出來聊天，約他的同一時間自己想著。官司已經完了，媽媽也過身了，我也繼續拍戲，可以捐一些錢的。我當時只會這樣想，盡量幫一下他們，出來和他一聊天發覺原來不是這樣。他們連會址都沒有的，當他們有少少成績，有電視台訪問了他們之後多些人認識了他們。捐多了十萬二十萬也不知道怎樣處理，他們只是做義工，去幫一些老人家搬家，修理東西。他們過身的話，政府也有幾千元的殮葬費。

卓：大概一萬元多。

陳：是以前，他說很多年之前了。他就幫人拿去做殮葬。當然捐的時間他會址也沒有，那我一聽到，我說不如每年都籌款，做一個節目，我就試一下那年幫他們做。那時是零九年好像，是一零年，那就決定暫時不做宗教的籌款，就幫他們去做，終於就籌了一個會址回來，籌了一個會址和兩年的經費。開始就叫了我身邊的朋友做義工，有醫生，有教打太極，教健身，有心理醫生，髮型師，總之在我電話簿中能夠幫忙當義工的都跑不掉，就全部都來幫忙牙醫，都全部進來幫忙。也做得很開心，一路就幫老人家，在那時候。

卓：會不會特別有些原因，令你特別喜歡做老人服務呢，會與媽媽有關係嗎？

陳：媽媽當然有關係吧。我剛才也說了子欲養而親不在，這是第一原因，第二原因是我那時候單身。遲早也會變獨居老人，不如先學習一下怎樣獨居先吧，親身到那裡實習一下，可能將來也要買個床位在那裡，這個是說笑的。

卓：那希望藉著這個訪問，可以感染更多的人去身體力行，去做多些義工工作。

陳：沒錯有時捐一些錢，也是一些好事。但是你親身去到現場做服務，你的感受，那種快樂是難以用物質，或是一個豐盛的旅行去比喻，是不同的。

卓：還有那個喜悅和美麗，那個美麗不是別人讚美的，是心裡散發的。

陳：還有你會看到一個人不是經常有笑容，但因為你做了一些事情，令他快樂起來了，那喜悅是用錢也未必能買到的。

卓：明白，多謝導演今日接受我們的訪問。